

# 梁榮武 天氣學



抬頭看天，似近還遠。風雷雨電、陰晴圓缺；混沌抑或了然，天象之變幻，神秘又浪漫，不少人為之著迷。可是年少的梁榮武，原來不算是天象「發燒友」，大學畢業後先後教書和在太空館工作八年才「亂打亂撞」投身「測天」的行業，結果在天文台一做30年，2011年退休後，這名天文台前助理台長對「觀天」的熱愛程度不減，現時是城中活躍的氣象教育家之一。

星宿下的芸芸眾生，有人相信人定勝天，豪言要與天比高；有人無語問蒼天，接受天意安排。現年71歲的梁榮武大半生「睇天做人」，從中學懂的，是「不要跟個天去鬥」，因為「你鬥不過上天」。他認為，氣候的不可控，猶如人生的禍福難料，正因如此，我們必須早作完善規劃，未雨綢繆制定各個應變方案，將影響、損失減至最低。

天要下雨、風要起了，如何自處？曾經坐看幾許風起雲湧的「武哥」，與我們分享他的天氣「學」。

## 睇天之路



《駿步人生》專訪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，獲安排在位於尖沙咀的天文台總部主大樓內進行。這幢建於1883年的法定古蹟，屬兩層高的維多利亞式建築，古色古香，配合四周綠意盎然的花園，景致優美，攝製團隊包括客席主持、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，也為之雀躍不已。「武哥」榮休12年，大概相當於木星圍繞太陽公轉一圈所需的時間；他笑言，感覺恍如昨天。

訪問那天，剛好遇上「招聘日」，訪問場地毗鄰的台長會議室，變身科學主任面試場，當中應該有人會成為武哥的小師弟師妹。「好多同事，天文台都是他們第一份也是唯一的工作，但我不是。」1982年，30歲的他，做過五年中學教師，又曾在太空館做過氣象節目製作工作，兜兜轉轉，終於在天文台找到他的終身志業。然而，他笑指入行是「亂打亂撞」。

### 「亂打亂撞」投身天文台

武哥說，年少時自己不算是天氣狂熱份子，只是對自然現象的多變感到好奇，著眼點是趣味而不是科學。受到讀物理學的哥哥影響，他入讀中文大學時，也選修物理；自此，對自然現象理解增多、加深，感官提升了層次，大學更加入了天文學會，但當時並無想過日後會從事天氣預測的工作。有了多年工作經驗後，有次「機緣巧合，看招聘廣告，見到天文台聘請科學主任，可以保送到英國接受培訓，（有機會留學）覺得好吸引。」成功獲聘，走上「測天」階梯第一級。

在英國氣象學院受訓大半年，武哥說身邊的學員都較他年輕，很多更是著名大學，如牛津、劍橋畢業的尖子，不過他認為香港學生的數理科很強，對比外國精英並不見輸。



1 天文台除了預測天氣，還有「定時」。圖為對時用的時鐘（左）、雷達監察屏幕（右）。

2 摩斯電報機（右）於1950至1970年，是接收香港以外天氣報告的主要設備。

那些年通訊沒有現時的方便，離家千里，女兒只兩歲，牽腸掛肚，武哥一星期給家人寫一封信，明白家書的「重量」；也試過農曆新年間，為致電回家聽一聽妻女的聲音，身處狹小的電話亭，與躲入內避雪的醉漢「共處一室」。

說到這裡，他分享一則「新聞」：「（入職天文台後）我都有親手推薦同事去英國培訓，其中一位『學生』，英國氣象學院的校長報告內，形容該學生是他見過最出色的科學工作者。你猜那是誰？正是現任天文台台長（陳栢緯）！」



### 入職科學主任 競爭激烈

天氣現象變幻多端，令人著迷，梁榮武說不少年輕人對天文台工作感到興趣，紛紛詢問如何入行，但他坦言在本港氣象專才不易為。先是入行競爭激烈，「一千人申請天文台科學主任，只請幾人。」傳統上，大學修讀數學或物理科的機會較大，但近年社會重視科學數據，因此讀電腦科學、資訊科技或電子工程等都有一定優勢；另外，讀輻射核子科學等科目，也符合入職條件。另外，氣象學在香港行頭狹窄，不似在內地，因為天氣變化及自然災害風險較大，需要的專才較多，出路也較廣闊。

## 天氣先生



梁榮武 1987 年被當時的天文台長點名出鏡報道天氣，成為第一代「天氣先生」，向觀眾講解氣象知識。「八十年代，天文台是既神秘又冷冰冰的科學部門」。然而隨著市民對天氣現象認知的增長，對天文台的一些做法有意見，所以天文台希望透過專業人士的解說，拉近和市民的距離，也可當作公眾教育的一部分。

「好似因為酷熱天氣，有市民行山遇險，有關氣象的公眾教育和資訊就益形重要。」他指科學解說，可讓市民學懂如何應用數據，趨吉避凶，例如防範中暑。

在天文台工作30年，坐看幾許風雲變幻，包括吹襲本港的多個超級颱風，例如1983年的超強



颱風「愛倫」和1999年的「約克」。「打風帶來好多破壞，尤其雨水容易引致山泥傾瀉，七十年代最難忘、1972年的『六一八』雨災，半山旭龢大廈及秀茂坪木屋區相繼塌樓，死了百幾人，我當時有（中大）同學住半山，家中有人因此身故，他因為住在宿舍才避過一劫。」

### 巨風未釀巨災 有其原因

他認為天文台應用科技預測颱風近年已經大有進步。「30年間進步很大，特別強的颱風，未入香港警戒範圍天文台已出了警告，呼籲市民做好準備。」他說那些年並無電腦協助，除了應用過去颱風移動的統計數字之外，亦依靠「外推」預測，但持續的線性推測未必準確，因颱風會受到大氣環流影響而改變方向，對比今日透過不同電腦模式的集成（綜合）預測，準確度大大提升。

2018年，在本港懸掛十號風球的超強颱風「山竹」，風力令人記憶猶新，毀了六萬棵樹木，可幸並未造成重大的財產及人命傷亡，梁榮武認為這得力於天文台的預早警告，還有是市民認知度提高早作防範，以及社會基礎建設鞏固等，也應記一功。

普及的氣象教育很重要，就如2011年日本福島核輻射洩漏事故，其時梁榮武官至助理台長，專責本港的輻射監測及評估。「從科學

“人定勝天，是中國古代人的智慧，是一種激勵，但我認為千萬不要迷信人定勝天。在天文台工作30年，你和上天，是無得鬥的。”



角度看，日本距離香港三千公里，（核輻射）不會直接吹來本港，但市民很恐慌，市面出現『盲搶鹽』，這就需要用科學數據解說，平息恐慌。」當時天文台徹夜更新網頁，實時報告輻射水平，希望用數字向市民派定心丸。

天氣影響人類生活，打風期間全天候監察颱風路徑走向的天文台責任重大。回望過去，梁榮武仍是一貫的舉重若輕：「外面打大風，（天文台）預報中心反而風平浪靜，連人的心情也很平靜，原因我們有標準的作業程式，颱風期間也有增加人手，由專人監察雷達。」

### 未雨綢繆 不與天比高

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但人生的變幻往往比天氣更難預測，「睇天」逾40年的武哥分享他的一套「天文學」。「人定勝天，是中國古代人的智慧，是一種激勵，但我認為千萬不要迷信人定勝天。在天文台工作30年，你和上天，是無得鬥的。」

他從來不與天比高，強調要未雨綢繆。「就算科技有多發達，對於天氣我們也不能完全掌握形勢。因此影響深遠的事情，一定要制定預防方法去應對。氣候變化，打風落雨可以死人，一定要很謹慎處理；人生也一樣，一些影響深遠的決定，例如影響家人、大環境甚至前途的，就要加倍規劃應對。」

他指天象是有秩序的混沌，「如果是完全的混沌就不用預測，但它是有秩序的，所以可以預測；但這個預測不能百份百準確，因為它是混沌的，所以只能盡做。」

「天文台的預測越來越好，但永遠不可能去到百份之一百。其實科學都是這樣，幾百年前，牛頓定律被視為金科玉律，但一百年之後出現了愛因斯坦，情況又不同了。地球的前途也好，人類的命運也好，並不是你努力去做，有很多科技協助你，你就必定可以克服所有困難。最重要是防患未然。」

- 3 梁榮武是第一代「天氣先生」。
- 4 曾坐看幾許風雲，自有一套梁氏「天氣學」。
- 5 梁榮武年輕時熱愛游泳。
- 6 梁榮武當年是中大籃球校隊成員。
- 7 一身單車裝束的武哥（右三）。

圖 3 5 6 7 由梁榮武提供



## 坐言起行



「二戰期間，當時的天文台長不幸被日軍捉去集中營，在這惡劣條件下他仍堅持測量天氣，正是這份科學人的堅持，感染我要繼續努力。」十多年前從助理台長職位退休，梁榮武的生活步伐沒有停步。他重拾教鞭，在大學教授氣候變化，又擔任電視科普節目主持及出任本地註冊慈善團體「綠惜地球」和「環護教育基金會」的董事會成員，致力回饋社會。「純粹講科學未必能感染別人，譬如少用膠袋大家都知，但如何令大家轉化為行動，最是重要。」

「綠惜地球」年前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645萬港元，開展「賽馬會綠惜活動減廢同行」計劃，目的鼓勵以環保方式舉辦及參與各項大型活動，包括提供「大型活動免費減廢支援」。

武哥說：「顧名思義，『惜』字代表珍惜，如馬拉松賽事，機構一直鼓勵跑手自己攜帶水樽，又安排回收大量用剩的紙杯、蕉皮，希望共建綠色盛事。」他本人也身體力行，一向少飲樽裝水。



8

8 馬會致力提升市民對氣候變化的關注。

9 馬會曾經捐助推行玻璃樽回收計劃。



9

“ 地球的前途也好，  
人類的命運也好，  
並不是你努力去做，  
有很多科技協助你，  
你就必定可以克服  
所有困難。最重要  
是防患未然。 ”

### 馬會推動可持續發展

主持人譚志源向武哥提到，馬會透過與大學及不同機構的合作，支持環保工作。

馬會致力推動環境可持續發展，透過提升資源效益，改善營運表現，保持競爭力，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標；同時貫徹減少使用、重用及循環再造的原則，減少碳足跡及減廢，為下一代建設更環保、更美好的香港。

譚志源口中馬會與機構的合作項目，其實例子不少。中文大學獲馬會捐助，於2013年12月成立全球第一所，以氣候變化為主題的博物館「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」，致力提升公眾對氣候變化的關注，啟發生活態度和行為的轉變，為香港以至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貢獻。梁榮武說，這類公眾教育，對推動環保以至教育大眾認識大自然幫助很大。

另外，馬會早於2010年曾捐助推行「匡智賽馬會玻璃樽回收計劃」，九年內成功回收超過6,000噸被棄置的玻璃樽，經加工後製成環保磚；有關計劃別具意義，促成環保署其後把它擴展至全港18區，將環保意識植根社群。

可持續發展必須持續推進，武哥承認，要令人人愛惜地球，仍有很長的路要努力。

## 後記

### 鐵觀音與普洱



訪問在一個時晴時雨的悶熱星期二上午進行。戶外氣溫高見攝氏33度，武哥穿了長袖恤衫及西褲前來。問他可需要飲點水，他說不用，「來之前已多喝了。」

訪問地點在「歷史室」。這裡收藏了天文台自1883年成立至今，140年間重要的歷史文物，當年武哥有份統籌建立。

過了「知天命」之年的武哥和主持人譚志源，話題無邊，由天氣談到養生。武哥說喜歡喝茶，獨愛鐵觀音的清香；譚志源喜歡嘆咖啡，茶則愛喝普洱，因為「暖胃」。

口味不同，對人生的領悟卻有相同之處。武哥年輕時是運動健將，當年是中文大學籃球校隊成員，也曾在1973年中大第一屆游泳比賽，奪得男子組二百公尺自由式冠軍。

受訪這天，他卻撐著拐杖前來，自爆是受膝頭舊患困擾，感嘆隨年齡漸長體力下降，自嘲最愛的籃球、羽毛球、跑步，現在統統只能「來生再見」；如今只能游泳，醫生建議多游自由式加強四頭肌運動，說有助舒緩膝患。



梁榮武和譚志源（右）在訪問中由天氣談到做人哲學。

歲月不留人，但樂天的他笑說，「年紀大了接受程度就高了，從前你說不給我打籃球，我會死去活來；現在嗎，不能落場打籃球，我就睇籃球啦！」

此至，譚志源忽有所感，說起年前發現眼睛有點小毛病，看東西朦朧。驗眼之後醫生謂，只是年紀增，開始有少少退化。他問：「有甚麼可以做嗎？」醫生想了想：「有。有一件事你可以做，就是接受它。」

不論你愛喝的是甚麼茶，帶來悠然心情，就是你的好茶。同樣，無論任何天氣，豁達面對，炎夏暑天，至少得見陽光燦爛。

瀏覽  
訪問短片

